明通鑑

明通鑑卷七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六起屠維協洽盡上章涒灘凡二年

神宗顯皇帝

萬歷四十七年春正月甲寅晦有彗星見東南長數百丈光芒下射末曲而銳或曰蚩尤旗時上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輔臣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經畧楊鎬進兵會長星竟天議者以爲兵敗之徵云　二月乙丑楊鎬誓師于遼陽初海西衛有扈倫四部曰葉赫曰哈

達曰輝發曰烏拉亦謂之南關北關而葉赫居北偏處開原鐵嶺間先是

大清兵征四部南關哈達降遂滅輝發烏拉于是葉赫勢益孤會

大清兵克撫順清河留兵戍守

太祖高皇帝將親率六師深入葉赫葉赫告急于邊吏遂起師鎬議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督兵四萬出北路由開原會葉赫兵二萬僉事潘宗顏監其軍別以都司竇永澄監葉赫軍總兵官杜松督兵六萬由撫順出西路佐以總兵王宣趙夢麟兵備副使張銓監其軍總

兵官李如柏督兵六萬出南路由鴉鶻關趨清河兵備參議閻鳴泰監其軍總兵官劉綎督兵四萬出東路會朝鮮兵二萬入寬甸口兵備副使康應乾監其軍别以都司喬一琦監朝鮮軍名總兵官誓神明宣軍令斬撫順陣逃之指揮白雲龍以徇于衆期以二十一日後分道出塞會師于二道關　是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卽以李長庚爲之長庚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帮運議錢法設拔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歲運米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

庚請留金花銀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六百萬自金花籽粒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顏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改折一半無損于上有益于下他若陝西羊絨江浙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計上報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留其以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一年稅銀盡充軍費 三月甲申西路總兵官杜松敗績時天大雨雪楊鎬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連克二小砦遂乘勢趨

薩爾滸谷口舊作撒爾湖時
大清方築城界藩山上舊蕭作凡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
護之聞松軍至精騎則盡伏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
兵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山旁吉林崖
明日松引大軍圍崖別遣將營薩爾滸山上松軍攻崖
方戰
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趨界藩以爲援而
遣六旗兵攻松別將於薩爾滸山又明日六旗兵大戰
破薩爾滸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
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兵大敗松與趙夢麟王

宣皆歿于陣橫屍亘山野流血成渠

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還　乙酉北路總兵官馬林敗績林方率開原兵出三岔口聞杜松敗急據尚間厓環營三濠火器列濠外以騎兵環衛監軍潘宗顏别以萬人營裴芬山距尚間厓三里許而松之後隊游擊龔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人别營于斡琿鄂謨地皆駕大車持堅楯相犄角

大清兵先以五百人步乘之斫其車楯纔引騎士衝擊念遂希泌戰沒于陣

大清兵遂疾馳尚間厓林兵方布陣

大清兵登山以望見營內兵方與壕外兵合亟下馬步
戰諸貝勒怒馬斫陣奮勇直前林兵大潰副將麻岩等
陣沒林僅以身免
大清軍復集兵攻裴芬山宗顏與游擊竇永澄守備江
萬春通判董爾勵及所部健丁衝突鏖戰自晨至午力
竭不支全軍盡沒而葉赫約以兵助宗顏行至開原中
固城聞敗遁去初宗顏爲戶部主事條具遼事芹議時
論韙之尋往督遼餉會開原道缺補用遂監軍除知馬
林不可共事未出師前遺書楊鎬言林庸懦不可當一
面乞易別帥而以林遙爲後應庶有濟否則不惟誤國

恐身亦難保至是果如所料戰没之日骨糜肢裂其狀尤慘事聞上爲賜祭葬立祠謚節愍　庚寅東路總兵官劉綎敗績時西北兩路兵敗楊鎬閻之亟檄止綎及李如柏二軍如柏得檄還而綎軍已涉險深入距都城五十餘里尚未知西北敗信也時

大清兵五百守棟鄂路舊作董棟鄂聞綎軍至逆戰綎縱兵圍數重五百兵潰失二裨將傷五十八人綎軍行皆持鹿角止即成陣礮車火器甚練

大清兵聞其節制嚴整乃使降卒之黠者持杜松令箭往言西軍已薄敵城趣之速進綎不知松死但以無礮

號爲詰卒詭詞返亟令傳檄縱行二十里聞檄聲大起
心恐西路軍專其功亟下令棄鹿角而進道狹分四萬
兵爲四軍前二軍皆其精銳第一軍阿布達里岡將
布陣
大清兵先登岡出其上乘高擊之縱軍殊死戰
大清兵復以一軍趨縱西從旁夾擊縱軍不能支其二
軍之在後者復爲
大清兵所乘大潰縱戰沒養子劉招孫者最驍勇突圍
手格殺數人亦死士卒脫者無幾時監軍康應乾及監
朝鮮軍喬一琦營于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邀之應乾兵及朝鮮兵列械將戰狂風驟起揚沙石應乾發火器反擊已營大亂大清兵趨擊大破之掩殺幾盡應乾以數百騎免一琦亦爲大清兵所破走入朝鮮營朝鮮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事聞上遣中使祭陣亡將士恤綎家綎於諸將中最驍勇平緬寇平羅雄平朝鮮倭平播酋平猓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綎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爲矣綎所用鑌鐵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劉大刀天啟初贈少保世廕指揮僉事

立祠曰表忠歿異事具明史經傳惟大清遣卒持杜松令箭一事明史三編皆不具今據魏源聖武記增入 辛丑賜莊際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
午起大理寺丞熊廷弼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楊鎬
喪師廷議以廷弼熟遼事遂有是命 夏四月癸酉盔
甲廠災時遼事日急馬匹盔甲器械不敷兵士恤家行
糧諸需均缺兵部尚書黃嘉善議各直省絕軍變產銀
缺官柴馬銀拖欠太常寺馬價銀皆宜全解臣部又各
直省稅契銀布政司吏承納班銀各州縣倉穀平糶一
半折價銀各運司積餘鹽課銀又如中州之河工節省
銀兌軍買米撙節銀王府宗藩勳臣土司議助銀內外

各官捐俸銀皆半解兵部為恤家買馬之用現在暫借太僕寺銀十萬兩南京兵部銀十萬兩南京戶部銀十萬兩南京工部銀十萬兩早購馬匹以濟急需其應造盔甲器械聽工部議動項速造務祈兵到即給以便訓練從之（考異）盔甲廠火明史本紀五行志皆系之四月癸酉三編入之五月並叙癸酉日分于目中按是年五月無癸酉疑三編據實錄歧入五月也今從明史　是月京師宣武門響閘至東御河水復赤　兵部尚書黃嘉善言楚蜀黔三省俱鄰苗穴然楚蜀轄苗雖多各有土司為之領袖不能侵入其勢猶緩若黔則界於二省苗夷之中轄苗雖少逼近巢穴以故掠堡焚屯罹禍為甚及其三省失事又

互相推諉竟未有擒緝以靖匪茹者是黔以一省而獨受三省紅苗之害也今黔撫張鶴鳴議三省各照所轄苗寨要隘委官撥兵嚴加防守分轄屬以專責成究出劫以懲横暴至不得已而用兵三省亦各照苗寨多寡派出兵餉則合各省之力自成一鼓之功應令湖廣湖北道行永保二宣慰司四川川東道行酉平邑石四土司謂酉陽平茶邑梅石砫四司貴州郎令銅仁鎮可撫則同撫可守則同守可征勦則同征勦防守視失事之有無功罪視地方之安否三省毋得岐視推諉從之　福建盜起時漳州府奸民李新僭號洪武結海寇袁八老等率其黨

千餘人流刼焚燬勢甚猖獗巡撫王士昌檄副將紀元憲沈有容等率官兵討平之　五月以戸部尚書李汝華兼署工部以林如楚罷也　六月丁卯總兵官馬林敗没于開原時

大清

太祖高皇帝親率兵四萬攻開原軍行三日天雨河漲乃遣兵百人陽使趨攻瀋陽潛偵開原路無雨不濘遂進軍平旦薄開原城時林敗後尚不知斂兵保城盡出陣四門外至是聞警與副將于化龍權道事推官鄭之範參將高貞遊擊于守志守備何懋官等嬰城守城上

列兵少許餘皆在外

大清兵設楯梯進攻而以偏師掩擊東門外所陳兵敗之衆兵爭入城鬭擁于門

大清兵奪門搏戰而攻城之兵雲梯未布卽登躍上城城上兵皆潰城外三門兵見城破大驚奔竄四圍悉遇堵禦不得渡盡殲之鄭之範先遁得脫林化龍貞守志樾官皆戰没林子燃熠俱隨父没于陣時鐵嶺衛率兵三千來援爲

大清兵追擊敗之遂進兵鐵嶺攷異馬林二子隨父没于陣見三編質實中今据增又殉節録有開原死節之遼海衛經歷張奇策書之天啟元年然破開原非天啟元年事也今附識于此

癸酉擢熊廷弼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廷弼前按遼趙楫李成梁議棄六堡宋一韓論之下廷弼覆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及先任按臣何爾健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三十萬石上優詔褒美命推行于諸邊邊將好輕師啟釁廷弼言防邊以守爲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年杜饋遺覈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及楊鎬喪師起廷弼宣慰遼東廷弼方家居聞命晝夜馳二百餘里赴闕候勅書闕防不即給上疏言遼東軍民及

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敵良民赤子也無辜而驅死于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死或全營死或全寨死或全家死軍散之日遼瀋餘民放聲大哭魂魄雖收頭顱猶寄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皇上於此時惻惻心動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激泣下拭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憐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遼而不棄遼也有如

此又誰不忠義感慨捐縻圖報願出身以投伍出貲以佐軍出死力以制敵而顧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于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潰不可收于一旦也皇上亦何惜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以慰此一方之人耶是行也君恩爲重臣命爲輕灑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惟願早給出關刻期報命疏入從之未行而經畧之命遂下　秋七月丙午

大清兵克鐵嶺時鐵嶺被圍城外各堡兵俱退入城不得入者悉潰散

大清兵進攻城之北隅守將游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

泰督兵拒守銃礮矢石交下
大清兵乃登雲梯毀陴堞摧鋒突入城上兵驚潰成名
鳳鳴克泰陣歿餘衆盡殲時總兵李如楨守鐵嶺鐵嶺
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會其兄如柏還京其族黨部曲
高貲者悉隨之西城中爲空如楨以孤城難守還屯瀋
陽及鐵嶺被圍如楨擁兵不救城遂下初熊廷弼受命
未行而開原已失乃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鎭腹
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
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
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

獨遣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上報允賜尚方劍以重其權廷弼乃行及是廷弼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鎮江諸要口使首尾相應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爲應援更選精悍者爲遊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徐議相機用兵上從之廷弼初抵遼即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

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始安　是月大學士方從哲率大小臣工伏文華門合詞叩乞下京營總協薊遼總兵及閱視科臣增兵發餉章奏大奮乾斷立賜批行不報攷異請發章奏明史本紀系之六月甲戌及九月戊子史稿但書于九月戊子輯覽亦書之九月重修三編据寶録是年請發章奏凡兩次一係七月一係九月並分書之疑本紀誤入六月甲戌也今据三編凡再書　召南京戸部尚書周嘉謨爲工部尚書　八月乙卯山東蝗　癸亥逮楊鎬下獄初四路總兵之敗御史楊州鶴劾鎬失機上不問及是開原鐵嶺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乃下詔獄

論死　辛未

大清兵克北關滅葉赫時葉赫貝勒錦台吉居北關東城布揚古居西城

大清以薩爾滸之役葉赫助兵故定計攻討遣一軍圍布揚古而以大兵圍錦台吉士卒冒牛皮蔽矢石奮擊破其城錦台吉就執布揚古無援亦窮蹙出降于是葉赫屬城俱下致異克北關月日見明史稿三編亦系之八月茲据本朝太祖高皇帝實錄增入滅葉赫本末以四路之役葉赫特爲戎首故終言之

九月庚辰停刑　戊子廷臣再伏文華門時邊警日至方從哲等請上御文華殿召見廷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又率廷

臣詣文華門固請上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
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
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拱深宮稱疾却之
乎上深嘆焉　是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東士馬初
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
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得
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怨
之後夤緣復吏科尋有是命（謹案輯覽系姚宗文閱遼于四月重修三編据熊廷弼奏稿改入九月今從之）　徵土司援遼經畧熊廷弼請之也廷弼
言川兵精整可用請令湖廣宣慰司兵八千四川永甯

宣撫司兵五千酉陽宣撫司兵四千石砫宣撫司兵三千令各帥親率而以夙將爲大帥統之向來土司止于附近省分調遣故官無加銜之例兵無安家之例今自西南極于東北道遠疲苦體恤當周土司正官應加銜以示優異並給安家銀兩以示鼓勵從之　冬十月丁巳振京師饑　十一月己丑諭禮部祈雪　是月兵部尚書黄嘉善引疾罷歸以兵部侍郎楊應聘署本部尚書　十二月辛未鎭江寬甸靉陽清河新募援兵潰先是遼陽人御史劉國縉坐大計謫官及遼事起廷議用遼人遂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主募遼人爲兵所

募一萬七千四百餘人分置鎭江寛甸靉陽清河等處及是清河兵全伍散去鎭江寛甸靉陽亦逃亡過半熊廷弼聞于朝詔切責國縉令廷弼設法查挐處置由是國縉益怨廷弼　是月再加天下田賦姚宗文請之也議于舊加之外以明年一年爲限再于直省田地按畝加派于是復加三釐五毫增二百萬有奇　以倉場尚書張問達署左都御史戎政尚書黄克纘署工部尚書

四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朝鮮乞援初四道之役朝鮮以兵助楊鎬爲

大清兵所敗兵將或降或陣歿國王李琿告急詔加優

恤朝鮮貢道添兵防守其鎮江等處所設兵將令經畧
熊廷弼調發及是時
大清兵既破葉赫降蒙古宰桑等進攻朝鮮琿上疏乞
救畧言開已設兵毛牛寨萬遮嶺欲畧寬甸鎮江等處
寬甸鎮江與小邦之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
常若從靉陽境上鴉鶻關取路遶出鳳皇城寬鎮昌城
俱莫自保內而遼左八站外而東江一城聲援阻絕望
速調兵共相犄角以固邊防時遼鎮塘報傳稱朝鮮已
歸欵
大清朝議遂謂琿陽衘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

其說紛拏琿疏辨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禮兵二部請降勅曉諭以安其心上是其議然勅令陪臣齎往不遺官也三編質實朝鮮貢道初由定遼毋涉海後天啟元年改自海至登州直達京師成化十七年朝鮮使臣歸國道經鳳凰山下遇掠奏乞于舊路南別開一路以便往來因築鳳凰城周三百八十步

二月庚戌雲南及肇慶惠州荊州襄陽承天沔陽京山同時地震　癸丑午時日生交暈如連環下生背氣一道黃白色左右生戟氣青赤色白虹彌天艮久始散大學士方從哲言日生交暈背氣戟氣並見占者謂戈戟相傷之象人心皇皇皆以邊事為憂皇上宜如何恐懼修省乃屢蒙傳示聖躬不安見在調攝君惟

恐臣下有所祈請者不恩臣下之奏請即可少緩朝廷之機務豈容久停邊方之警報豈容暫止惟望即日召見羣臣講求邊畧簡發吏部推官各本大僚巡撫科道各官及都察院題差盡賜允用庶人心可慰天變可回不報　三月庚寅復加天下田賦時邊餉缺乏經畧熊廷弼言四十七年十二月赴戸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五萬兩俱無發給現貯庫銀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未領糧料支用各倉糧草止數千石尚不敷補支去年十二月未領之數豈軍到今日尚不餓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邊事到

今日尚不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什物如何不奪民間糧㨪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得無銷兵太速釀禍太劇耶疏入下戶部等衙門議令各直省田地每畝再加派二釐以救兵工二部之用從之通前二次加派共增九釐賦五百二十萬遂爲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　夏四月癸丑皇后王氏崩后性端謹善事孝定太后臯太子在東宮危疑者數矣調護備至鄭貴妃顓寵后不較也正位中宮者四十二年以慈孝稱及是崩謚孝端　戊午上不豫召見方從哲于宏德殿

跪語良久從哲請補闕臣用大僚下臺諫命上許之從哲叩頭出復如故　是月徵石砫女土官秦良玉率兵援遼良玉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從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嘗從征播州有功遼事急徵良玉兵良玉因遣兄邦屏弟民屏以數千人先行朝命賜良玉三品服授邦屏都司民屏守備良玉奏言所將之兵止三千餘恐軍聲不振欲調在川土兵三千五百餘名成一臂之力再乞假給戰車火器半馬半步奇正相兼庶臣志可展報可

禮部侍郎何宗彥署尚書以去冬乞歸署代無人閣

臣方從哲屢以右侍郎孫如游請及是始得命部事叢積如游處分無滯時白蓮無爲諸教盛行宗彥會疏請嚴禁至是如游復申其說從之〈致果三編書之三月今據七卿表如游以四月署尚書因類記之〉

巡按江西御史張銓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畝增銀三釐未幾至七釐又未幾至九釐辟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脈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之請叫閽不應

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初遼事之起也楊鎬方議四道出師銓馳疏言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昔臚朐河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塞為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諜以攜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宥直言開儲講先為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鎬約束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為明鑑又

言廷議將恤張承蔭夫承蔭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以爲不宜恤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銓所言皆關軍國安危而上與當軸卒不省及經松敗時謂銓有先見云攷異明史銓傳書銓上書于是年之夏按疏中有加賦九釐語是在三月之後也神宗七月崩今系之四月下

五月

大清兵畧地花嶺六月畧王大人屯

改工部尚書周嘉謨于吏部

秋七月總兵官李如楨罷如楨自鐵嶺失事後仍許戴罪立功熊廷弼劾其將懈士離請罷如楨以李懷信代且云開原道僉事韓原善初至遼陽卽

欲請兵三萬往復開原臣壯其志而無兵可遣請令駐
劄瀋陽屬以專任一面督同諸將共圖瀋陽戰守事宜
一面招撫逃亡收拾軍馬器械等項為恢復之漸從之
上寢疾不食者半月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應山楊
漣偕諸給事中御史走謁方從哲御史桐城左光斗趣
從哲問安從哲曰上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
潞公問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
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
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
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詗史志聰乎此

何時倘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羣臣入問及上疾亟太子倘躊躅宮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是月壬辰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倘書周嘉謨李汝華張問達黃克纘黃嘉善侍郎孫如游等于弘德殿勉諸臣勤職輔理嗣君丙申帝崩年五十有八　丁酉皇太子以遺詔發帑金百萬充邊賞罷礦稅榷稅及監稅中官時遼左缺餉羣臣請發內帑帝頻以不足爲辭自四十四年發三十萬後四十七年三月復令搜括太后宮累年積蓄備賞

銀三十六萬兩給邊礦稅榷稅屢經廷臣請罷不允惟四十二年二月減各省稅課三分之一及是太子奉遺詔均及之朝野感動己亥再發帑金百萬犒邊　辛丑熱審錄囚　是月以張問達任左都御史黃克纘任刑部尚書皆實授也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皇太子卽皇帝位謹按三編是年八月以前爲神宗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廷議據實分敘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今遵之大赦以明年爲泰昌元年蠲直省被災租賦禮部

侍郎孫如游請建東宮納之尋以皇長子體弱諭緩冊期　丁未白氣夜見如匹練犯牛女虛危歷軫至翼良久乃收　己酉以吏部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㴶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神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疏十上始命廷推㴶與從哲同里相善給事中亓詩教等緣從哲意以㴶及繼偕名上疏未發至是始召用之時二人俱在籍踰年始至　召建言諸臣鄒元標馮從吾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從吏部尚書周嘉謨奏也　遼東旱巡撫周永春以援兵四集羅買維艱請旌勸本鎮輸助官民凡輸糧二百

石以上至千石輸銀一百兩至五百兩及牛馬車輛草束之價稱是者分別進級録敘若輸糧五千石銀一千五百兩以上者官爲建坊表異從之　起前御史劉光復爲光祿寺丞光復以是年正月釋于獄氶不敘用至是特旨起之　庚戌東方有流星大如盞青白色起騰蛇東入奎宿二小星隨之　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胗視　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初鄭貴妃侍先帝疾留居乾清宫及上嗣位猶未移懼上以福王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如選侍李氏最得上寵因請立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皇太后至是上御門以先帝遺

命趣舉封后禮由內閣下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言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詔于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册傳之後禩將爲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稱達孝爲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

不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不敢奉命議乃寢　己未諭
册立東宫于次月九日舉行　庚申蘭州黄河清凡三
日　辛酉禮部擬上大行皇帝尊謚諭以九月舉行
甲子禮部侍郎何宗彦劉一燝韓爌竝爲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乙丑以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爲
禮部尚書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內閣止方從哲
一人史繼偕沈漼尚未至復有是命而宗彦國祚亦俱
在籍惟一燝爌入直同日又召前大學士葉向高入閣
遣使恤刑　丙寅上疾甚先是內侍崔文昇進洩藥
一晝夜三四十起都下紛言爲貴妃所使上由是委頓

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詣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固甚包藏禍心于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昌言于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卽移居慈甯養性亦請封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從之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畧曰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不足者補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于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伐劑然則流言藉藉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如文昇者旣益聖

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則罪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容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于肘腋間哉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方請調護聖躬速逮儲貳從哲候安因言用藥宜慎上褒答之　戊辰召對英國公張維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宮東煖閣先是命錦衣衛宣楊漣廷臣疑

漣且得罪及是上御東煖閣見羣臣倚楊憑几注視漣久之時皇長子侍立上命諸臣前漣諭之曰朕見卿等甚慰從哲等請慎醫藥上曰不服藥十餘日矣因諭冊封李選侍爲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上曰欲封后上不應羣臣愕然旋叩首退致異召對羣臣明史本紀作戊辰楊漣傳作丁卯蓋丁卯之夕戊辰之朝也是月兩次召對一係戊辰一係甲戌本紀分書之重修三編以原編及輯覽僅載召對一次因据本紀參之實錄亦分書于戊辰甲戌今從之

甲戌大漸再召方從哲等于乾清宮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以冊儲原旨期宜改近早蕆吉典以慰聖懷上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

對上曰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問有鴻臚寺官進藥者安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進藥諸臣出乃令可灼與御醫及諸臣商榷未決輔臣劉一燝言其鄉兩人同服一效一損非萬全藥禮臣孫如游言此大關繫未可輕投時復有旨趣進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所謂紅丸者也上稱忠臣者再　是月

大清兵畧蒲河邊將亾失者七百餘人　台州兵譟初浙江兵以征調旁午餉糈不繼五年之中譁者再至是

以水陸營把總哨官單道亨楊思勳等貪漁騰謗備倭把總陳泰階聽讒淫刑各兵羣譟而起入泰階署毀公座良久乃散　以孫如游任禮部尙書實授也　九月乙亥朔帝崩先一日諸臣召對出宮門外跂少頃中官傳聖體安善日晡李可灼復進一丸出是日昧爽遂上賓年三十九先是可灼來閣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時輔臣方揚請愼藥已諭之去而可灼夙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與中使熟因以聞于上從哲等弗能禁也時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太子自重羣臣入臨爲羣閹所格給事中楊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

劉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
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紿曰第出即返遂扶
皇長子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
一燝與張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
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時衆議未定有改請初
三者有請于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
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歛未畢冠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
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
即朝委裘何害議已出過文華殿太僕寺少卿徐養量
御史左光斗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肉

足食乎漣爲悚然因語錦衣衛嚴緹騎內外防護時中
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刼劑爲疑而方從哲擬旨賞可
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
其藥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宜清不宜助明
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投于虛火
燥熱之症不速之逝乎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
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而蒙
殿下頒以賞格是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議論也疏入
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言往歲
張差之變擲椎禁門幾釀不測祇以皇祖優容未盡厥

昪故文昪尤而效之請寸斬文昪以謝九庿從哲擬旨下文昪司禮監于是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原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等先後交章論崔文昪李可灼給事中惠世揚并劾方從哲有無君當誅者三封后之舉滿朝倡議執爭從哲依違其間一也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任李選侍佔居乾清二也曲庇崔文昪李可灼三也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亦請究醫藥奸黨　丙子廷臣合疏請選侍李氏移宮時選侍圖專大權欲與皇長子同居諸大臣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甚亦欲託之選侍

給事中楊漣抗聲曰天子豈可託婦人且選侍昨于先帝召對廷臣時强皇長子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先是皇長子還居慈慶宮而選侍仍居乾清宮閣臣劉一燝奏言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尚書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並請皇長子俟諸臣到乃發漣語中官王安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攸歸安等踴躍稱諾于是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居噦鸞宮（二編質實噦鸞宮在仁壽宮門內旁有噦鳳宮爲宮妃養老之處）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

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上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選侍得光斗疏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爲善趣擇日移宮

而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甯今何日可姑緩耶議遂定　己卯選侍尚在乾清宮傳聞欲緩移宮期楊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方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

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居噦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是時宮府危疑漣與一燝嘉謨定大事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鬚髮爲之盡白一時論移宮者首稱楊左云　庚辰皇長子由校即皇帝位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歷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爲泰昌或議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歷以後爲泰

昌明年爲天啓己丑下詔如光斗議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使陰撫其過內侍王安善爲調護貴妃無所得梃擊事起安爲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神宗大悅光宗即位嘗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及是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安足恃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凡內批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拔擢賢才中外欣然望治焉　甲申上皇祖大行皇帝尊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丁亥上皇祖妣孝端皇太后孝靖皇太后尊謚頒詔天下　辛卯遼東總兵

兵官李如柏如柏起自廢籍中情恇怯惟左次避敵而已去年以鐵嶺之敗如柏奉楊鎬檄還
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追擊狀如柏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千餘人言官交章論劾給事中李奇珍連疏爭尤力神宗終念李氏詔還聽勘而言者不已至是入都下獄遂自裁

甲午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毋客氏爲奉聖夫人初進忠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上爲皇太孫進忠謹事之孝和皇后上生母也時爲王才人進忠負入宮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朝先與上乳媪客氏私時所稱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氏

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上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遂有是命又廕客氏子侯國興弟客光先進忠兄釗並錦衣千戶尋進忠自惜薪司遷司禮監秉筆太監初進忠直東宮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立茄花滿地紅委鬼謂魏茄則析其字爲客也及是客魏始用事蓋已有先兆云　戊戌御史賈繼春揭內閣請安選侍是時選侍移宮雖迫而上待養甚備會宮奴劉朝田詔等于移宮時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墜地上怒下法司按治初楊漣爭移宮事成語廷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

護無使中官取快私仇至是諸奄搆爲蜚語言選侍投
繯皇八妹入井熒惑朝士繼春信之因言新君御極之
時不當導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
能保其姬女于是左光斗上言選侍旣移宮後當存大
體捐小過若使宮闈不安便于國體有損伏乞宣召閣
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不
得濫中使傳旨正劉遜李進忠法其餘概從寬典疏入
上是之　辛丑傳諭內閣朕幼沖時選侍氣淩聖母成
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要
封皇后朕暫居慈慶復遣李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

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今奉養選侍于噦鸞宮仰遵皇
考遺愛無不體悉其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
株連可傳示遵行輔臣方從哲讀諭驚愕具揭封進言
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廷上不
允南京御史王允成陳保治十事中言張差闖宮說者
謂瘋癲青宮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並瘋之人言念
及此可為寒心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羽翼心腹
實繁有徒陛下當思所以防之比者聖諭多從中出當
則開煬竈之端不當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若
事無大小盡歸內閣至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陛下于

選侍移宮後發一敕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從哲輙封還夫封后之命不聞封還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是月以侍郎王佐爲工部尚書代周嘉謨也

冬十月丙午葬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于定陵孝靖皇后遷祔焉　丁未罷遼東經畧熊廷弼以僉都御史袁應泰代之廷弼有膽畧知兵善守邊然性剛好謾罵物情不甚附爲御史時與姚宗文劉國縉同在言路竝以排東林攻異己爲事及廷弼經畧遼東二人意望廷弼不如願遂相失（二人怨望廷弼事見四十七年）宗文閱邊廷弼詐傳邊警以怵之而國縉亦以募遼兵散伍事爲廷弼所發

于是二人遂比而傾廷弼是年
大清兵蒲河之役邊將亡失諸將亦頗有斬獲功適宗
文還朝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羣策雄獨智軍馬不
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復鼓其同類攻擊于是
御史顧慥首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
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濬上方之劍逞志作威御史
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下廷議廷弼憤甚
抗疏極辨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復劾
之廷弼再疏自明繳上方劍力求罷斥朝議允廷弼去
而是時應泰方代周永春巡撫遼東遂擢經畧廷弼乃

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搴旗決勝誠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三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即請三人往勘上從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漣等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

而愀然者又復閧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臣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輙怫然怒哉及童蒙還奏備陳廷弼功狀未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其壯也及見官兵懦弱遽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于功者矣疏入上方知廷弼足用應泰歷官精敏強毅用兵非其所長其初受事爲經畧也刑

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與臣相終始上優詔褒答賜尙方劍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八人上陳方畧初廷弼在邊持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致不測後應泰卒以此敗　辛酉御經筵　壬戌以孫如游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先是如游以上爲皇長孫時未就外傅卽請開經筵上是之尋有是命　丁卯

噦鸞宮災先是選侍移宮及皇妹俱無恙上以賈繼春
誤聽傳諭廷臣于是給事中臨清周朝瑞以繼春前揭
爲生事繼春再揭內閣復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
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等語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亦
上疏具陳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
何自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爲他年之實事臣安敢無言
上優詔褒漣復申諭羣臣數選侍之過言前因毆崩聖
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
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因責繼春妄生謗議
且言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

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時上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燝力救乃止　癸酉發帑金一百八十萬犒邊　是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貞皇帝廟號光宗[攷異]明史本紀十月上諡號無日史稿系之九月己丑三編則統系于天啟元年九月葬慶陵目中按是年九月上神宗尊諡疑光宗在後今据明史系之十月下不書日　以崔景榮任兵部尚書時楊應聘卒也　十一月丙子追諡皇妣孝元貞皇后生母孝和皇太后　甲申免畿輔加派一年　十二月辛酉方從哲罷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凡所疏論以有內援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又值黨論方興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四十

七年楊鎬喪師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敗由趙興邦紅旗督戰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內閣于朝房視事神宗優旨慰留乃復入而反擢興邦爲太常少卿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誣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于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帝皆不問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減損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從哲復薦姚宗文閱遼齡經畧熊廷弼去論者謂封疆之失從哲其罪首也及光宗崩復以縱庇可灼文昇爲臺諫所

指摘從哲不自安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　是月給事中楊漣請給假歸里時上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于是賈繼春之黨益忌之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乃抗疏曰垂簾之秘事未明入井之煩言嘖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爲夸詡臣節之左劵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嵩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惟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愆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豈

可貪天之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
杌隉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
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疾不
敢以疾請皇上未罪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
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
戒異連抗章求去見明史本傳特書之十二月而以其疏不詳三編据明史紀事本末增入今從之
孫愼行任禮部尚書　是歲上踐阼有去年成進士不
赴廷對之錢敬忠者故臨江知府若賡子也若賡在禮
部以萬厤中諫選妃事得罪神宗欲得間殺之旣出守
有劾其嚴刑捕盜爲酷吏峻其語上之神宗大怒詔置

之死法司臺省交章論救不許臨江士民連年赴闕申救者千餘人故相申時行心知其冤乃與刑部密議累年請緩決遂長繫獄中三十七年當若虛下獄時敬忠僅一歲及登第不赴廷試歸省其父于獄中乃還京四服籲冤疏上通政司以其言過峻格不上敬忠復上疏請代父死跪午門泣血求閣部轉請時江右人在京者皆出公揭爲之申救趣法司議上得旨錢敬忠爲父呼冤請以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于是始釋若虛死放還鄉里敬忠踰二年始赴廷試授刑部主事攷異此事明史不載而錢敬忠以南渡上疏復仇凡數千言踰年闕　大兵渡江方病勿藥卒明史

亦無其傳其詳具鮚埼亭集敬忠本傳中而諸書惟通
紀載其事于萬厤四十七年今撮全氏傳中大畧著之

明通鑑卷七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七（重光作噩，盡一年）

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

天啟元年春正月己卯，復發帑金五十萬充邊餉。庚辰，享太廟。甲申，御文華殿講讀，時輔臣劉一燝、韓爌等以上為皇孫，未嘗出閣講學，並請以後經筵日講，宜悉循舊例，從之。壬辰，追謚伍文定等七十三人。丁酉，上行冠禮。壬寅，詔給奉聖夫人客氏田二十頃為

護墳香火貲又詔魏進忠侍衛有功待陵工告竣並行敘錄御史王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將士聞而解體況梓宮未殯先念保母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侍之勤勞于理爲不順于情爲失宜疏入不報

攷異王心一疏諫客魏事見明史本傳待書于是年之正月而本紀所載復著日分三編賜客氏土田入之年九月而目中所載與明史本傳同按客氏出宮復入皆在九月時侯賜倪思輝朱欽相交章抗疏遂被貶而心一之貶亦在九月故三編纂連並記耳然賜客氏土田則實正月事也攷之本傳言思輝等貶官因追論王心一抗疏事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宮詔給土田及敘錄魏進忠心一抗疏云云下文言疏入不報至是與思輝欽相並貶云云據此則心一之疏在客氏未出以前思輝等之疏則客氏既出復召還時而心一之貶官則因再論客氏與思輝等同貶蓋客魏以前憾搆之也今仍據本紀及列傳

分兩事書之　是月御史張愼言方震孺先後上疏請究梃擊一獄又言陸大受王之寀李俸等不當以考功之法中之皆不報攷異二疏據三朝要典一正月辛卯一壬辰也並見明史本傳今系之正月下

二月癸卯給事中毛士龍復疏論三案言諸臣如孫愼行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馬德灃王之寀楊漣等有功社稷而或掛神武之冠或隨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上是其言魏進忠等聞而銜之　甲辰復當朝面奏及召對故事從言官之請也　己未御經筵　是月遼陽有數日並出又日交暈左右有珥白虹彌天攷異日交暈見明史天文志系之二月甲午三編記遼東數日並出事而載交暈于目中亦系之甲午日按是年二月癸卯朔二月

有甲子無甲午也通紀系之二月初二日兩朝從信錄系之二月初三日初二則甲辰初三則乙巳也疑明史甲午係甲子之誤今據三編系之二月下不書日閏月丙子大風霾己卯以旱禱雨乙酉敕羣臣修省　丁亥輔臣孫如游罷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詔輙勉留及是復上疏言祖宗任用閣臣多由特簡遠者無論在世廟則有張璁桂蕚方獻夫夏言徐階袁煒嚴訥李春芳在穆廟則有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在神廟則有許國趙志臯張位即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特簡也今陛下沖齡臣材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乞速賜骸骨歸田里至十四疏乃加太子太保文淵閣

大學士致仕遣官護歸

明鑑曰典學論道人君雖上知亦不可廢況熹宗沖齡踐位氣志未定開講筵以輔成君德尤爲當務之急如游以此爲請而熹宗卽命之入閣可謂知人乃言者以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則門戶之積習而兼爲奄黨所指使矣廷推爲有明一代弊政始則以宰輔之任而言路持其是非甚且因結納之私而奄黨司其黜陟如游既罷而顧秉謙魏廣微之相繼擢用者皆魏奄私人也

御批謂馭貴之權當操之自上何熹宗初政于大臣進

退卽不能自主若斯耶

丙申除齊泰黃子澄戚屬戍籍　戊戌昭和殿災　三月甲辰浙江杭州火延燒六千餘家　壬子

大淸兵入渾河甲寅圍瀋陽時經畧袁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淸河撫順未行而

大淸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分兵乘城

大淸兵營城東七里世賢等于城外掘壕塹樹柵築牆環列銃礮以拒復登陴堅守乙卯

大淸兵進攻繞城掩擊世賢出城逆戰敵以精騎四合世賢且戰且却抵西門身被十四矢城中聞世賢敗各

烏獸竄而降丁復叛斷城外弔橋或勸世賢走遼陽曰吾為大將不能存城何面目見袁經略乎揮鐵鞭馳突圍中中矢墜馬而死世功亟引兵援亦戰死城外兵七萬人皆潰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柏皆死于陣

大淸兵遂樹雲梯拔瀋陽城時總兵陳策統四川步兵三萬渡渾河來援

大淸兵分路進策為後軍銜擊大敗退至渾河兵盡溺策及參將張名世死之總兵李秉誠朱萬良姜弼領騎兵三萬來援遇

大清將雅遜率護軍二百往偵見援兵前進雅遜退援兵遙躡其後會

大清

太宗文皇帝疾馳迎戰援兵之躡雅遜者皆潰奔追擊至白塔舖遇秉誠等方布陣

太宗率百騎蹴之秉誠萬良驚遁

大清後軍復大至同追擊四十里斬首三千級而還是時游擊周敦吉與石砫土司秦邦屏渡河營于橋北副將董仲貴（明史本傳作童仲揆今據三編質實亦云一作仲揆南京人）戚金雲南都司張名世等帥浙兵三千營于橋南結陣未就

大清兵復移師攻之諸軍遂潰敦吉邦屏及參將吳文傑守備雷安民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匝援兵一戰卽敗走于是

大清兵盡銳攻浙營營中火藥盡短兵接遂大潰仲貴敗奔復還鬥力盡矢竭揮刀殺十七人而死未幾

大清兵萬矢齊發金名世及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等並死焉一時副將至把總戰死者百二十餘人承平同知陳輔堯以轉餉出關聞瀋陽破左右以輔堯無守土責勸之去輔堯不可拔刀自刎死是役也以萬餘人當

大清兵數萬之衆雖力屈軍覆爲遼左用兵以來第一

血戰事聞自世功以下皆賜贈廕建祠而世賢之死時有疑其叛降者故卹典不及四川副使車樸爲訟寃格于衆議不果

［攷異］明史賀世賢等傳所載諸將陣亾之本末先後參差重修三編參之 大淸實錄爲得其詳如陳策之死在前仲賁等之死在後而傳言策及戚金張名世統浙兵三千營于橋南證之下文敘橋南北陣亾之諸將不及策而末結以策先戰死一語然則策非與仲賁等同時陣亾明矣三編所記橋南浙兵之敗自董仲賁以下周敦吉等八人不敘陣亾之先後今參明史童仲揆傳書之至張名世有二人一參將郎與陳策統四川兵陣亾者橋南之役則雲南人都司張名世而明史仲揆傳以統川兵之參將張名世當之懿之三編前書參將張名世後書雲南都司張名世本自分析而貫實亦但書張名世山陰人證之而與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則統浙兵之雲南都司也而與陳策同陣亾之參將張名世仍無攷今仍據三編一書參將張名世一書雲南都司張名世俟攷 又按賀世賢卹典不及三編質實中亦書之直至 本朝乾隆四

十一年追謚忠烈是編專紀明事凡後來追謚者皆不書此以卹典未及附識之○張綱陳輔堯二人三編佚今据輯覽增惟張綱亦不見殉節錄三編于夏國卿下删去張綱疑別有据俟攷

庚申

大清兵乘勝長驅規取遼陽經略袁應泰方撤奉集威甯諸軍并力守禦開太子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四面環守是日

大清兵薄城總兵李懷信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結營應泰亦身督總兵侯世祿等出城迎戰

大清兵左右布陣

太宗文皇帝自引軍衝擊其營懷信兵不支復遇

大清四旗兵至夾攻之遂大亂奔潰

大兵追擊六十里時遼陽兵自西關出援亦遇紅旗兵邀擊驅回兵爭入關蹂藉死者甚衆其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辛酉

大淸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總兵官梁仲善朱萬良及援遼之總兵官楊宗業父子皆死之

大兵遂渡濠大呼而進拖擊遼兵于東門外遼步騎兵皆敗望城奔竄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等分陴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竝踰城逝人心離沮壬戌

大淸兵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

大淸兵自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啓扉張炬以待或言城中降人實導之也先是攻城時應泰居城北鎭遠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吾死此矣公無守城責宜亟去退保河西以圖再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縊死嬬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死銓被執不屈引頸待刃

太祖命賜死以遂其志

太宗惜銓欲生之婉諭再三終不可奪乃送歸署銓衣

冠向闕拜又遥拜父母遂自經死攷異三編言銓志不可奪不得已縊而葬之此亦實錄書法也今據明史本傳

太宗以禮葬之是時諸將戰而死者參將王多房承勳游擊李向義張繩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守備李廷幹等皆先後沒于陣繩武本姓陳一名神武蘄建人以武舉授四川僉司緣事論死應泰奏令從征自贖許之至是聞遼事急率親丁二百餘疾馳至廣甯會遼陽已失巡撫薛國用固留之不可曰奉命守遼陽非守廣甯也國用曰遼陽沒矣君之何曰將以殲敵曰二百人能殲敵乎曰不能則死之行至遼河遇逃卒十餘萬神武以

忠義激其帥欲與還戰帥不從乃獨帥所部渡河抵首山去遼陽十七里而軍士不食已一日遇

大清兵疾呼奮擊孤軍無援遂戰沒是日

大清兵入遼陽城安撫軍民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分守道何廷魁懷印綬率其妻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者六人僉事崔儒秀戎服自經于都司署事閭皆贈蔭有差繩武建祠監軍御史方震孺繪像率將士羅拜為文祭之

攷異三編所記遼陽之陣殉諸臣皆類記于大清兵克遼陽之下證之明史袁應泰傳梁仲善朱萬良死于大清兵渡濠擊敗諸將之時又童仲揆傳言有楊宗業梁仲善者皆援遼總兵並提兵赴戰宗業父子並戰死仲善亦戰死而朱

萬良之死殉節錄所載與仲善並在出城迎戰之時楊宗業父子亦云提兵赴援遼陽戰敗父子俱死一据此則仲善萬良及宗業父子皆陣亡于克遼陽之前一日而三編輯覽所載乃遺去萬良及宗業父子之名今据明史童仲揆傳及殉節錄增入並移于擊敗諸將之下至于段展陳輔堯之死乃在瀋陽之役而輯覽誤記之于遂陽殉難何廷魁崔儒秀之下三編並已改正又佚去陳輔堯今據明史及殉節錄分書之並增入陣武援遼戰沒之本末○又按殉節錄有遼左衛經歷朱櫻死節于遼陽注見山西通志諸書不載姑識于此 內

責諭兵部曰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今邊疆多故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其令有司于山林草澤慎選將材以備邊用 丁卯京師戒嚴 庚午發帑金百萬充邊餉 是月河東失事沿海居民皆航海走山東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都司

毛文龍方率援師至皮島島在登萊大海謂之東江地廣衍有險可恃文龍乃招集逃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爲犄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參將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攷異三編輯覽並書五月壬申朔推上下文月分干支壬申之朔在四月本紀不誤今据書之）　甲戌禁抄發軍機　丙子以遼東巡撫薛國用爲兵部侍郎經略遼東參議王化貞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廣甯時遼瀋相繼失廷議將起熊廷弼未至乃以國用攝之初化貞以參議守廣甯御史朱童蒙勘事還極言化貞得西部心勿輕調化貞亦言遼東將敗請發帑金百萬亟欵西部御史方震孺請加化貞秩便宜從事

令與國用同守河西三編質實時以遼河之東爲河東遼河之西爲河西按河西卽廣甯等郡也遂有是命廣甯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內恃三岔河爲阻又氷淺可涉廣甯止孱卒千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勵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安中朝謂其才足恃悉以河西事付之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鎭入衛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才所奏請輒報可時金復衛軍民及東山礦徒多結砦自固以待官軍其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化貞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祿俾自奮于功名並請詔諭朝鮮從之

戊寅募兵于通州天津宣府大同甲午募兵于陝西河南山西浙江

戊

戊立皇后張氏封后父國紀爲太康伯后祥符人時大學士劉一燝及御史畢佐周劉蘭請遣客氏出外上戀不忍捨曰皇后幼賴媬保護佚皇考大葬後議之攷與明史宦官傳作皇祖三編同按神宗已葬于泰昌元年十月是年九月葬光宗疑祖字乃考字之譌今更正又以大昏禮成廕魏忠賢姪二人忠賢卽進忠賜名也給事中程沅周之綱奏祖制非軍功不襲國典不宜濫與不聽攷與輯覽三編皆系王化貞巡撫廣甯及立皇后于五月蓋壬申實四月之朔歧入五月遂竝此二事迹記也今月日皆据明史本紀是月御史賈繼春削籍繼春以移宮事具揭奉旨切責復上疏自明効忠規勸之意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懇請優容上惡繼春妄言且

嚴責廷臣黨庇閣臣劉一燝言天子新卽位輙疑臣下朋黨異時奸人乘間士大夫必受其禍乃具疏開上意爲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于是繼春乃得削籍去

論曰楊左之請移宮賈繼春之請安選侍二者皆是也惟繼春誤信流言而入稚經投井語于疏中後亦悔之故具揭自明而明史閹黨傳載其疏中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涓旁落之語是繼春始固非黨于奄者及其呈身魏奄重述移宮一案則力詆楊左不顧淸議此豈其初心哉熹宗疑其有黨而不知黨非救繼春之君子而實附魏奄之小人也楊忠烈之論此謂

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爲他年之實事卒之實者既虛而疑者未已豈非外廷之附奄者藉以行其殺人媢人之術哉

初光宗嗣位召拜鄒元標大理卿上改元復進刑部右侍郎至是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

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上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闢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上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

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上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搆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沖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　調刑部主事萬燝爲工部營繕司主事燝南昌人時兵事棘工部需才乃以燝司營繕事久之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攷異〕燝調工部主事見明史本傳在元年此據兩朝從信錄月分爲四年廷杖張本　五月丁未貴州紅苗賊平巡撫張鶴鳴論功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未幾遂

內召．癸丑延綏孤山城陷三十五丈入地二丈七尺攷異明史五行志入之四月癸丑三編亦據之按是年四月壬申朔是月無癸丑癸丑乃五月干支也三編誤書五月壬申故系癸丑于四月今改　甲寅禁京師譌言　辛酉陝西都指揮陳愚直以固原兵入援敗于臨洺甯夏援遼兵亦潰于三河．戊辰諭祭遼陽陣亾將吏．是月兵部尚書崔景榮罷　太監魏忠賢與客氏比因矯詔殺中官王安初忠賢始進自結于安名下魏朝已朝與忠賢爭客氏安怒之遂逐朝而忠賢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先是上以移宮之議起自安頗德之命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勸上從其請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

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謂選侍也光宗時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選侍居西曰西李至是嗾給事中霍維華劾安降充南海子淨軍而以劉朝為南海子提督使殺安朝故李選侍私奄以移宮盜庫下獄宥出者既至絕安食安取籬落中蘿菔啗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由是客魏相為表裏凡安名下諸奄悉斥逐之忠賢不知書頗彊記猜忍陰毒好諛上深信任之命閱章奏以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鈎識款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上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上厭之

諭曰朕已悉矣若輩好爲之自此忠賢遂擅威福焉

三編

御批曰明事至熹宗勢已一蹶不振乃復身親賤伎欲與巧匠爭工其爲客魏煬蔽實由自取但自古閹奴乘隙爲奸亦自師承有本如秦趙高候二世燕饗促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常閒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魏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合無如昏庸君明知覆轍而蹈之可慨也夫

六月癸酉何宗彥至京師丙子朱國祚至京師並入閣

復起熊廷弼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初上念廷弼守遼功欲起用會瀋陽破廷臣復薦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詆之及遼陽繼失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守遼功且以排擠勞臣爲鞏罪上乃治前劾廷弼者貶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郭鞏等秩除姚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亦被斥乃詔起廷弼于家及是廷弼入朝首請免言官貶謫上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

海特設經畧節制三方以一事權上是之遂有是命壽賜上方劍令駐山海關廷弼因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芻糗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因奏請復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等官令其任事又議用遼人故贊畫主事劉國縉為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為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為職方主事軍前贊畫收拾遼人心並報允　辛巳以兵部尚書王象乾總督薊遼軍務崔景榮罷起象乾代之尋命督師援遼時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因召三邊總督張鶴鳴及祁伯裕王在晉並卧家園不赴及是左侍郎張

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趣鶴鳴章數十上乃尅期令兵部馬上督催始莅任至則論平苗功晉兵部尚書視侍郎事會象乾出督師遂以鶴鳴代之給事中韋蕃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鶴鳴與熊廷弼相失論事多齟齬獨善巡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毋受廷弼節度于是經撫不和遼事日壞矣攷異史稿系象乾督師于四月丁酉據召鶴鳴月日也蓋之明史七卿表象乾以五月出督師鶴鳴以五月任蓋是時兵部乏人鶴鳴既至象乾始出故明史本紀系象乾督師于六月三編亦系鶴鳴任兵尚于六月今從之

庚寅廣東肇慶民王體積家中庭噴血如跑突泉

是月戶部尚書李汝華罷

汝華自侍郎署尚書以逮實授凡踰十年主國計最久獨以加賦議不能力爭遂至萬方虛耗時論惜之至是引疾乞休仍加太子太保致仕汝華既去以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代之　秋七月壬寅增設各路監軍道從熊廷弼議也　乙巳沈㴶至京師入閣　壬子以軍興免織造三之一　乙丑追論萬曆四十二年延綏甯夏固原捕叛功宣捷午門祭告郊廟　是月經略熊廷弼陛辭上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令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爲經略病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守備二

分守諸要害各設戍防議既上廷弼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倘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以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人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于城外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飛騎一日所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疏入優旨褒答會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不足恃議乃寢化貞以討

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爲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平遼名以安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　順天蝗　八月丙子擢參將毛文龍爲副總兵官駐師鎮江城時熊廷弼奏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遣使往勞俾盡發兵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再詔恤遼人之避難朝鮮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軍合勢使臣即權駐義州控制聯絡與登萊聲息相通更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乞給空名劄付百道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

人者署守備一二尚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充命使上從之方與所司議兵餉而毛文龍適以島山兵襲取鎮江時

大淸兵鎮江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文龍故文龍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化貞遂請授文龍總兵官設軍鎮皮島廷議亟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甯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張鶴鳴以爲然奏言時不可失促進師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計時朝士方以鎮江爲奇捷聞其言多不服廷

爾又顯詆鶴鳴謂臣既任經畧四方援兵宜聽臣調遣乃鶴鳴竟自發戍不令臣知臣咨部問調軍之數亦不答臣有經畧名而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化貞又言西部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西部謂察罕諸部見下）廷弼言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爲戰計臣未敢以爲可也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後剋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雖樞臣主謀于中撫臣決策于外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也未幾化貞進取果無功　戊子杭州復火延燒萬餘家詔停織造（攷異明史本紀系杭州火在是月戊子五行志則云七月戊子七月

無戊子蓋入字之誤也今据本紀癸巳停刑　九月壬寅葬貞皇帝于慶陵孝元貞皇后孝和皇后並祔焉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搆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乙卯四川永甯宣撫司奢崇明反奢氏猓種也洪武中歸附世爲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疎屬襲外恭內陰鷙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以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議汰其老弱發餉餉復弗繼龍等遂鼓衆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等官二十餘人時土兵數千

列江岸相應遂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丙寅陷遵義府府中道臣參將皆以督兵援遵赴重慶城中守備空虛通判袁任先期弃城遁遂陷焉丁卯陷興文興文故九絲蠻地也知縣張振德禦之不克賊毀土城入城遂陷振德命妻錢及二女持一劍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乃取印繫肘後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于是妻女先伏劍死振德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十二人賊至火所見振德面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刀忿怒如殺賊狀皆駭愕羅拜去是月諸客氏出宮時大葬畢閣臣劉一燝等

請遵前詔不得已始遣之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
已宜諭復入吏科給事中侯震暘奏言皇上于客氏始
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
宮闈禁地奸瑞羣小睥睨其側內外鉤連借叢煬竈有
不忍言者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搆曹
節皇甫之變么麽里婦何堪數昵至尊哉上怒會給事
中倪思輝朱欽相相繼疏劾並貶三官大學士劉一燝
等先後論救不報同官馬鳴起復抗疏諫且言客氏六
不可留上議加重譴以一燝等言奪俸一年御史王心
一復疏論之遂與思輝欽相並貶廷臣請召還者十餘

疏俱不省㚈興事具明史侯震暘等傳蓋客氏之給土田在正月出外復入在九月時値大葬後終前言也史稱記客氏之出于是月乙丑者近之若王心一之孫論土田參之明史本傳確在正月彼時以不報寢之至是復偕思輝等再論之遂茲敗今分書于九月下

●是秋河決靈壁雙溝黃舖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自萬歷之末總河闕三年不補後始命工部侍郎王佐督河道而河防日廢壞當事者益以邊患置之

冬十月戊辰御史吳江周宗建抗疏論客氏言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釁孽日萌後患難杜王聖朱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爲殷鑒忤旨

切責　己巳擢太常少卿王三善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代李標也兼督湖廣川東軍務討奢崇明　丙子史繼偕入閣　乙酉奢崇明圍成都僞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時城中僅鎭遠營兵七百餘人左布政使朱燮元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埤固守賊薄城燮元屢以火器卻之至驀賊擁鈎梯數千攀城欲上燮元戒士卒第放礟礌石毋譁遲明賊積屍滿城下時濠水方涸賊萃降民持筏束薪載濠石壘如山下架蓬蕈以避銃石伏弩仰射城中燮元夜縋壯士持芻塗膏殺守

者縱火火舉山隤賊大沮變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濠滿賊因治橋得少息尋斬入城爲內應者二百人懸首埤上賊又于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變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砫女土官秦良玉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渡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至者亦連勝賊城中稍定事聞擢變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壬辰葉向高還朝入閣爲首輔向高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卽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

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已信任輔臣間有宜傳恐滋疑議請凡事悉令臣等擬上宜停中旨亟綸音報聞　癸巳發帑金二百萬餉邊從輔臣葉向高之請也　是月王化貞謀復海州不果先是化貞渡河熊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馳奏海州取易而守難不宜輕舉化貞素不習兵妄意降人李永芳爲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爲大言以罔中朝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尙書張鶴鳴深信之既而西部兵不至化貞不敢進至是冰合廣甯人謂

大清兵必渡河競謀竄逸化貞乃與監軍御史方震孺
計分兵守鎭武西平閭陽鎭甯諸城堡而以重師守廣
甯鶴鳴亦以廣甯可慮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
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鎭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
其搖動人心更甚且臣駐廣甯化貞駐何地鶴鳴責經
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爲今
日計惟樞部俯同于臣臣始得爲陛下任東方事也既
而廷弼復出關至右屯議以重兵內護廣甯外扼鎭武
閭陽乃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鎭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
陽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西平部署甫定化貞又信諜者

言遼發兵燹海州旋亦引還　十二月丁丑以巡撫河南都御史張我續爲兵部侍郎提督川貴軍務命陝西巡撫移駐漢中鄖陽巡撫移駐彝陵湖廣官軍由巫峽趨忠涪以討奢賊　庚辰援遼浙兵譁于玉田　辛巳日方上有一物覆墜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聞禮科給事中周朝瑞請修省而嚴敕內外臣工毋忿爭誤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納之時上踐阼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因請躬覽萬幾上曰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也然其時政權故不在閣矣

攷異明史朝瑞本傳特書是年十二月辛巳云云今據書之　辛卯遣使宣諭熊

廷弼王化貞先是廷弼劾化貞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疏輒行者也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圈守之為明年進兵門戶時馬圈無一敵兵即得牛莊我不能守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怏怏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

止毋爲敵人所笑化貞見疏不悅馳奏辨上以二臣爭
執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諭抗違不遵者治
罪命既下復以廷議中寢于是尚書張鶴鳴遂欲去廷
弼而專任化貞初廷弼與化貞相牴牾議者欲移二人
置地任事吏科給事中侯震暘疏言事勢至此陛下宜
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撤
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如不然則督其條晰陳奏以
聽吏議撫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密
雲而出本兵爲經畧鶴鳴素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罪
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不則遂以經畧授化貞擇

沈深有謀者代任巡撫以資後劲此又一說也不則直移廷弼於登萊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相犄角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延猶豫必僨國事疏上方有旨集議而

大清兵已破廣寧矣　是月吏部尚書周嘉謨罷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爲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朱欽相倪思輝之被劾嘉謨力爲申救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爲王安報復（維華劾安事見上）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爲嘉謨罪嘉謨

求去忠賢矯詔許之大學士葉向高請留嘉謨旋大計事不報遂罷歸　改左都御史張問達于吏部以侍郎鄒元標爲左都御史代之時元標方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卽有是命　初行人高攀龍被謫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神宗悉不省上卽位起光祿寺丞是年進光祿少卿攷異據明史攀龍本傳攀龍係熹宗特召一年遂擢少卿蓋將大用之也爲擢總憲劾崔呈秀張本

上之改元也刑部尚書黃克纘承魏忠賢指請寬盜寶諸奄御史焦源溥上綱常一疏首折之畧曰光宗神宗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

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尙忍言哉況當先帝御極之初忍傳皇祖封后之命請封不得冶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惑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寃今卽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崔文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于忘父乎李選侍一宮人更非貴妃比如聖諭阻陛下于煖閣挾陛下以垂簾及凌虐聖母狀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卽爲選侍乞憐第

可求曲宥前莘量從優典而後官始末不可得而抹摋也盜寳諸奄不可得而寛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于忘毋乎疏上舉朝寒懼自是論三案者蠭起矣㲼異焉

源溥綱常一疏明史本傳書于熹宗踐阼之初盖類記也證之三朝要典及兩朝從信錄源溥上疏在元年之正月盖天啟時論三案者源溥為首今改書之元年之末為後諸臣爭論三案張本